

故乡的河

□袁淑婧

由于回老家办事,今年我又回到了生我养我的那个小村庄,见到了记忆中的那条河。前些年它已干涸,今年雨水长,它便又出现了。这条河是没有名字的,我们从小便唤它“大河”。这称呼里,一半是孩童的懵懂,一半却是最朴素的真实——在我们那片小小的天地里,它确乎是最大、最了不得的水域了。它仿佛是从大地的沉睡中,被这丰沛的雨水重新唤醒的。河水是浑浑的,带着泥土被浸润后最本分的黄褐色,汤汤地、有些陌生地在我眼前展开。我的记忆,便从这浑黄的河水里,猛地钓起一片清凌凌的、属于往昔的波光。

春天的河水还是凉的,却凉得爽利。记得有一回,母亲带我去河对岸的姥姥家。她换上那双半旧的、帮子有些发皱的雨鞋,稳稳地踩进水里,然后弯下

腰,让我趴到她背上。我的前胸紧贴着她温热的后背,两只小手搂住她的脖子,脚丫在她身子两侧晃晃悠悠。河水被母亲的腿分开,发出“哗啦哗啦”的好听的声音。我低头看,那清浅的流水拂过她的雨鞋,漾开一圈圈柔和的波纹。水底的细沙被惊动了,懒懒地翻个身,又沉沉睡去。那股子透骨的凉意,仿佛能隔着母亲的脊背,一丝丝地渗到我身上来,让我不由得把她搂得更紧了些。那时节,空气里满是泥土与青草芽混合的、清新的气息。河水很冰,母亲的背很暖。

夏天,才是大河最慷慨、最喧闹的时节。一群光着屁股的泥猴儿,呼啸着冲进它的怀抱,把那点凉意“啪”地一下拍满全身,激得个个哇哇大叫。于是,安静的河湾便成了我们的战场。水花被手掌、脚板奋力扬起,在阳光下亮晶晶的,

像碎了一河的钻石。我们互相追逐,打水仗,或是潜到水底,去摸那些藏在泥草里的小鱼。那鱼儿是极滑溜的,总在指尖将触未触的一瞬,便机灵地遁走了。一旦摸得几条寸把长的,便如得了胜的将军,展示给在岸边洗衣服的妈妈看,妈妈的笑脸至今还是很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,那么美!

秋天,河水仿佛也倦了,流得慢了些,清了些。天空是高远的蔚蓝,映在水里,便成了沉静碧色。岸边的白杨开始落叶,金黄的叶子打着旋儿,悄无声息地飘到水面上,像一只只小小的船,不知要航向何方。我们不再下水,只坐在河滩温热的石头上,看夕阳如何把一河秋水,染成半江瑟瑟半江红的瑰丽景象。

等到北风一起,大河便换了一副最坚硬也最光滑的面孔。我们穿着厚厚的

棉袄,在冰面上抽陀螺,或是坐在自制的冰车车上,被人猛地一推,便“噌噌”地滑出去老远。那是一种带着风响的无拘无束的快活,笑声撞在冻僵的河岸上,清脆地弹回来,散得到处都是。

我站在这新生的、浑黄的河岸边,那些清亮的、欢腾的、宁静的、滑溜的记忆,一层一层地叠在眼前的光景上,虚虚实实,叫人有些恍惚。这无名的河,它干涸过,仿佛死去了,如今却又在漫长的雨水里复活,以更宽阔的胸膛,继续它的流淌。它见过我母亲年轻时的背影,承载过我童年赤裸的身体,而今,它又映着我这个归客中年的、沉默的倒影。

故乡的河啊,果然是有说不完的故事的。它不言不语,只这么流着,便载走了一代人的童年,又载着一代人的梦,悠悠地,向着我看不见的远方去了。

文字·酒·生命

□杨素莘

疏远了文字,也就疏远了岁月,灵魂在苍茫的夜空下颤栗。一个人的路,辽远得没有尽头。曾经沧海,也只是璀璨烟云,但你不会忘记路边绽放的小草花,它燃烧过一段激情岁月。每一张年轻的脸苍老的脸,你都深深铭记。

多少感动酝酿成酒,让生命如此灼烈,如此甘醇。文字记载着生命的流程,文字刻画着岁月的年轮。文字衰老的时刻,也是生命垂老的时刻。

我们从青春走过,如同春花那般妖娆,如同旭日那般耀目。青春的字典里没有叹息与感伤,青春的梦,和心一起飞翔。

流年中的那些明媚,一样让我荡气回肠。轻佻的脚步变得坚实了,轻浮的文字变得沉着了,生命的酒历经岁月的发酵,变得绵甜醇厚。我们经历了成长,期间的曲折,唯有我们知道。

当你握着这支笔,仿佛握着一段不可回转的光阴。难以把握的空漠正一点一点逼近心灵,连自己也变得黯然缥缈。“你是谁?”这是灵魂的拷问。忘记,是最悲哀的堕落。那些抑或痛苦,抑或幸福的时光,都一样值得珍藏。时光如针,绣满离分,没有谁能在时间里永恒。

文字记录着生命的存在,如此真实,如此隽永。“它能把辽阔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浇灌给你,能把一切高贵生命早已飘散的信号传递给你。”余秋雨如是说。时空变幻,经典浩然。文字成全了生命,酒催生了文字。它从唐诗里飘逸,从宋词里秀出。

月华如水,举杯邀月,对影三人,且饮且歌,此乃狂人太白。“天子呼来不上船,自称臣是酒中仙”,藐视权贵,率性之至,今古一人。圣贤不寂寞,饮者留其名。“五花马,千金裘,呼儿将出换美酒”,醉了李白,醉了大唐,那酒香从长安上空飘散,一路氤氲,醉了今朝。

萧萧暮雨,都门帐饮,斟此一杯,为此行。此地一别,何时相见?执手相看,无语凝噎。轻解罗裳,独上兰舟。渐行渐远,你还在翘首。此去经年,良辰好景也虚设。那千种风情,万般眷念,说与何人?那缠绵故事,那婉转情致,唯柳七演绎到极致。为红颜弃了仕途,青楼买醉,歌馆作词,千红一哭,万艳同悲。柳七之后,几人能够?

抚一曲《凤求凰》,一听倾心,一见钟情。才子佳人,伉俪情深。卓文沽酒,相如刷碟,那佳酿芬芳了悠杳的古巷。

魏晋名士,竹林七贤的嵇康,岩岩如孤松独立,即使醉,也醉得如玉山将崩,何等风雅!

酒醒了,人去了,文字不朽了。那些诗酒年华,极爱;那些鲜活生动的表情,极爱;那些率真妩媚的词句,极爱。

它穿越时空,温暖着我们的心灵。

平凡,生命的高光

□汪小科

从我记事起,父亲就特别顾家。无论在怎样的境遇下,他都能给我们平静安稳的生活,而这份给予却让他错过了人生的许多高光时刻,平凡地度过了大半生。

父亲本是知名大学高才生,毕业后放弃了可以留校任教的机会,甘愿回到家乡,肩负起照顾爷爷奶奶的责任,到一家工厂担任技术员。那时,我虽然年纪小,也懂得父亲的艰辛:为了奔向更好的生活,他很努力地工作,白天在工厂忙了一天,晚上还经常加班到深夜,累了,病了自己扛,靠着微薄的收入养活一家老小,却竭尽所能给我们最好的生活。工作多年后,父亲终于有了晋升工程师或管理岗的机会,为能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家庭,他毅然放弃了晋升管理岗的机会,做个只专注于技术的普通工程师。

工厂效益不好的时候,有异地的名企向父亲抛出橄榄枝,他一想到爷爷奶奶行动不便,想到我和母亲没出过远门,怕我们不能适应漂泊的生活,就果断拒绝对方的好意,还是维持着原有的生活轨迹,直到工厂倒闭,不得不另谋生路。父亲下岗后也没有把苦难写在脸上,为了家庭生计,他放下知识分子身段,做过家电维修,摆过夜市小摊。日子实在艰难的时候,他还收过废品、做过苦力。由于父亲勤劳乐观,勇于改变现状,我们一家人始终没有吃过太多苦。但看到父亲再也直不起的腰,我就知道所谓的岁月静好,不过是父亲在替我们负重前行。

后来,身边的亲友一再替父亲惋惜:生命的格局若能再大一些,又何须在琐事上沉沦?而当我靠读书实现了阶层跨越,我也发觉只有自己强大和富足,才能给身边的人更好的生活。于是,我不断努力、不断进取,真的拥有了强大的自身和充裕的财富,让身边的人都能享受到更好的物质生活。我以为我超越了父亲,但每次回乡,见到本可以实现人生飞跃的他却因顾念身边人,一次次与成功失之交臂,过着“低配”的生活,在平凡中老去,我的心里就五味杂陈,难受得说不出话来。

一日,我忙完工作,闲暇时刷到一条短视频:49岁的堂哥突发脑溢血走了,他一事无成,背后的努力,却值得被郑重铭记。他一生创业无数次,都以失败告终,留下了想光宗耀祖的遗憾……可他毕竟拼搏过,没能抵达理想的彼岸,只因他和千千万万个普通人一样,不是靠着耀眼的成就而活,而是凭着一腔为生活打拼的热血。他为家族扛起风雨的担当里,他跌倒后继续前行的倔强里,他对家人露出的温柔微笑里,都藏着人性的“高光”。

看到这里,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。我这才明白,父亲也是个伟大的“普通人”。我的成功是肤浅的,而父亲勤恳务实、淡泊名利,全心全意为家人着想、为家人付出的品质是厚重的。他让我懂得了成功不止一个“维度”,人生的价值也不止一个衡量标准,惟有将个人的荣辱得失置于更广阔的人生境界中去看待,才能领略人生的别样风景,活出生命的大格局。

伞暖红薯香

□翟长付

三十几年前的一天下午,我在家门口的路边摆摊修自行车,突然变天了,下起了毛毛细雨。

我把修单车的摊头,移到门楼里。门楼外是通往镇里的砖头路,平时人来人往,因为下雨,路上只剩零星行人。撑着雨伞的脚步匆匆,没有伞的人在雨中奔跑。

我在门楼里低头摆弄着单车零件,门楼外来了两位老年人。老爷爷头发全白了,脸上刻满了皱纹,身上那件单薄的外套紧紧贴在身上,不住地往下滴水。老奶奶紧挨在老爷子身旁,头发有些凌乱,几缕银丝糊在脸颊上,嘴唇乌紫。

老爷爷犹豫了一下,双脚在原地挪了挪,嗫嚅着开口:“小伙子,能不能给个蛇皮袋,我们挡挡雨。”

我一听,连忙放下手下的单车零件,几步跨到门楼的角落里,嘴里说:“大爷,蛇皮袋不管用,挡不住雨。”说着,我伸手从角落里拿了把油布伞递过去,“大爷,用这个吧,这把油布伞大,够你们遮雨的。”

老爷爷抬起手摆了摆,向后微微缩了缩身子说:“这咋好意思,小伙子,太麻烦你了。”

我笑着往前递了递伞说:“哎呀,大爷,这有啥麻烦的,赶紧撑伞走吧,别在这儿淋着了。”

老奶奶伸出一只手,轻轻拉了拉老爷爷的衣角,另一只手抹了抹脸上的雨水,连忙说道:“小伙子,你心眼儿真好,我们明天就给你送回来。”

我笑着回应,顺势把伞塞到老爷爷手里,说:“奶奶,好的好的,快走吧。”看着他们撑开伞,相互搀扶着,我心里还是有点担心,只盼着他们能顺顺当当到家。

第二天上午,雨过天晴,阳光格外的好。我正在摊头边修着单车,那对老人走过来,老爷爷双手握着那把伞,走到我面前,微微弯腰,把伞递过来说:“小伙子,昨天多亏了你这伞。今天赶紧给你送过来,可不能耽误你用。”

我伸手接过伞,笑着说:“大爷,你太见外了,出门在外,谁都会有为难的时候,能帮就帮,没淋着雨就好。”

老爷爷直起身子,拍了拍我的胳膊,感慨地说:“小伙子,你是个好心肠的人,难得啊!”

我有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:“大爷,谁碰上这事儿都会帮一把的,没什么的。”

老奶奶走上前,拉着我的手笑着说:“没淋着,多亏了你这伞。我们老两口昨天回家,一直念叨你这好心肠呢。带了几个自家种的红薯给你,谢谢你,小伙子。”

老奶奶一脸的诚意,我没有拒绝,收下了红薯。看着他们转身,手挽手慢慢走远的背影,心里琢磨着,我借伞不过是顺手的事儿,就想着能帮就帮,这大概就是人们说的美德吧。老两口特意来还伞,讲究有借有还,还送我红薯,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品德。

一晃三十几年过去了,那几个大红薯印在我的记忆里。生活就是这样,一些不起眼的小举动,就像点点繁星,照亮了我们的生活,让人与人之间满是温暖和善意。



○翁的流芳

熊军武 摄

雕刻生活

□江南

2008年,我毅然决然地告别深耕多年的果品行业,一头扎进外贸出口领域。彼时,身边朋友纷纷投来不解的目光,他们觉得我草率地跳出“舒适区”太过冒险,也毫无必要。可我心里清楚,我渴望换个环境,像海绵吸水一样积累人脉,拥抱全新的生活。

转行初期,困难如潮水般涌来。下班后,我把自己“丢”进书房,桌上堆满《外贸英语》《通关实务》等专业书籍。那些复杂的贸易术语、繁琐的通关流程,就像一道道难以跨越的沟壑。遇到不懂的地方,我就密密麻麻地记在本子上,第二天像个求知若渴的学生,拉着同事反复请教。就这样咬牙坚持,半年后,工作渐渐有了起色;一年过去,业绩也相当亮眼。朋友惊叹不已,老板也对我刮目相看,甚至提出给我加薪。

然而,命运的齿轮突然转

向。老家传来噩耗,父亲一病不起。母亲走后,他的身体本就孱弱,如今更是雪上加霜。领导和朋友都劝我把父亲接到身边,可我望着银行卡上的数字,满心无奈。以我当时的经济状况,实在难以负担。权衡再三,我忍痛辞去工作。

回到老家,摆在面前的是新的难题。老家并非沿海城市,进出口贸易企业凤毛麟角,我辛苦学到的外贸知识瞬间没了用武之地。找临时工,照顾父亲不方便;赋闲在家,又怕荒废时光。虽说积蓄能维持一阵子,但坐吃山空也不是办法。

思索再三,我决定投身写作。那段日子,我每天沉浸在书海,遇到精彩段落,不仅自己反复品味,还会读给父亲听。父亲半靠在床头,眼神专注,脸上渐渐有了血色。每读完一段,他都会微微点头,轻声和我讨论。就这样,在照顾父亲的一年多里,

书房的书架被各类书籍塞得满满当当。

在父亲的鼓励下,我尝试投稿。起初,我把写作视角聚焦在至亲身上,这类题材饱含真情,很容易打动读者,很快就有文章见诸报端。但我知道,生活远不止于此。于是,我开始留意身边的普通人,外卖小哥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忙碌身影,环卫工人凌晨清扫街道的默默付出,医护人员在岗位上的坚守担当,都成了我笔下的故事。

记得有一次,我收到一位编辑的邮件,他说在我的文章里,能看到生活最真实的模样。那一刻,我满心欢喜,也更坚定了写作的信念。幸运的是,父亲的身体逐渐好转,而我也凭借积累的写作能力,找到了一份文秘工作。

回首过往,那些经历就像一把把刻刀,雕琢着我的生活。每一次选择,无论艰难与否,都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。

行走的目光里

□梁华春

目光,汉语字典里解释为:眼睛里的神采;眼光;眼睛的视线。某种意义上,目光是路。于大多数人而言,我们终其一生,只是行走在身边人的目光里。

父母的目光是家,是故乡。从小到大,不管是走在求学路上,还是打拼在异乡,它们就像无形的线,总在牵着你。父母在,那目光就是根;父母不在了,望向故乡的方向,就少了慰藉心灵的光。

爱人的目光是水。它是初恋花瓣上的露珠,轻轻一碰就能颤动你的心弦;它是疲惫时解渴的凉白开,用朴实的温柔抚平你眉间的褶皱;它是寒夜里保温杯里的热水,始终保持恰到好处的温度;它是平静的海面,水下蕴含着波涛。

孩子的目光是朝阳,明亮而充满希望。当你与它相遇,那份没有成年人世故与复杂的纯真光芒,那份对世界抱着

原始的好奇与热切的欢喜,能驱散你心里的阴霾,唤醒你的微笑,映照出你内心本真的模样。

爷爷奶奶与外公外婆的目光是夕阳,沉淀着岁月的温柔与慈祥。黄昏时节,它们将缓缓沉入远方地平线的光芒,化作温暖的纱幔,笼罩着你的童年。当你远行时,它们久久地站在送别处,带着对时光流逝的释然与对子孙绵长的祝福。

亲戚的目光是花。其中,有的是月季,月月绽放,热烈而持久,带着从小熟稔的情感;有的是木槿花,朝开暮落,又日日新生,虽隔着些许生疏,却也偶有温暖的问候;有的是茉莉花,在某个瞬间飘来股股清香,为生活添上一抹亮色。

朋友的目光是酒。其中,啤酒是可以一起“撸串”的兄弟,清爽解渴,无拘无束;白酒是相互懂得的知己,几杯下

肚便能掏心掏肺;香槟是重要时刻出现的贵人,闪耀着庆祝的光芒;红酒是平时不常联系的老友,见面时随意一碰,也觉得踏实。

同学的目光是窗户。透过一扇窗窗,可以看见彼此成长。考得好时,它是羡慕或赞许的微光;遇到困难时,它是同情或鼓励的暖阳;争执时,它是不解或愤怒的阴云。回首张望,它笑在从前的日记里,长在那里不期而遇的路口。

老师的眼神是镜子。语文老师的眼神是铜镜,映照着重文字之厚重;数学老师的眼神是显微镜,可以揪出数字里的奥秘;英语老师的眼神是望远镜,带着新奇跨越语言的藩篱;音乐老师的眼神是哈哈镜,助力拘谨在旋律里释放天性;体育老师的眼神是放大镜,激励同学体能在赛场上突破自我。

同事的目光是桥。项目推进时,彼此间的眼神是稳固的石桥,能一起携手走过难关;竞争岗位时,审视的打量好似摇晃的吊桥,考验着相互的心理素质;茶水间闲聊时,轻松的目光如乡间的木桥,承载着田园般的温情。

陌生人的目光是灯。迷茫时,它车灯般明亮的指引,能让你找到前进方向;自卑时,它探照灯般聚焦的关注,能让你重拾自信;独行时,它路灯般陪伴的微光,能给你些许安慰。这些目光如夜空繁星,虽不常见却总在为行走的深夜点亮希望。

“你站在桥上看风景,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。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,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”每个人也许都是他人的白月光,行走在彼此的目光里,相互照亮,既被温暖,也传递着温暖。